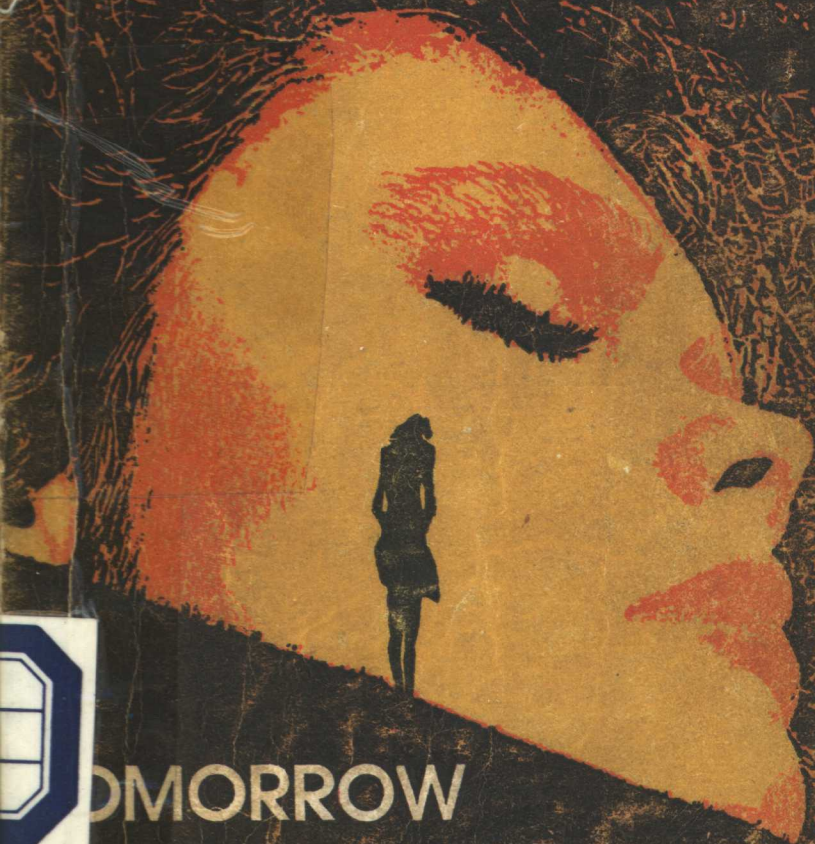


西德尔·谢尔顿著

来自地狱的女人

吕 明 顾尔石译



OMORROW
COMES

SIDNEY SHELTON

责任编辑：张 森

封面设计：陆震伟

来自地狱的女人 - (美) 西德尔·谢尔顿 著
吕 明 顾尔石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91,000

1986年11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3次印刷 印数 127,001—132,000册

ISBN 7-80511-183-9/I·110

定价：3.6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西德尼·谢尔顿的一部最新力作，堪称《天使的愤怒》的姊妹篇。

小说描写了年轻美貌的银行高级职员特蕾茜·惠特尼与费城富家子弟查尔斯相爱，未婚先孕，正欲结婚，前程似锦，突然获悉母亲受黑手党头子罗马诺之骗而自杀。特蕾茜携枪与之论理，却落入一个更大的圈套，被捕入狱，横遭凌辱，孩子流产。当她要越狱逃跑时，因救了监狱长女儿，获得特赦。这个复仇女神开始实行她的复仇计划，借刀杀人，除去了罗马诺及其一伙。特蕾茜本想安分守己，但入狱的档案象无形的枷锁缠绕着她，找不到工作，只得铤而走险。她以极高的智能和极大的勇气，一次次作案，一次次得手，总是化险为夷。后来又到处各国作案，与其他黑手党角逐。但她早已被国际警察组织注意。警察在保险公司调查员库珀的帮助下一直追踪她，而库珀又深深爱着她。特蕾茜利用库珀，不仅继续作案，还轻易地逃脱法网。同时，特蕾茜又与另一行骗“高手”杰夫从暗中竞争到携手合作，最后成了相互爱慕的情人。然而另一个更厉害的黑社会头子，已把手伸到特蕾茜头上了，她将无力自拔。

作品的情节曲折紧张，悬念迭起，可读性强。读者将从这部灵魂沦亡史中看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怎样以“摩登”形式吃人，有很现实的认识意义。

第一卷

一

新奥尔良

二月二十日，星期四，晚上十一点。

她神情恍惚地慢慢脱下衣服。脱光之后，她挑了件鲜红色的长睡衣披在身上，以便遮掩流血时的血迹。多丽丝·惠特尼最后一次环顾着这个她住了三十年的舒适亲切的房间，确信它已打扫得十分整洁。她拉开床边柜的抽屉，小心翼翼地拿出了枪。它黑得发亮，冷得可怕。她把枪放在电话机旁，拨了她在费城的女儿的电话号码。她听到了那遥远的电话铃的回声，然后是一声柔和的“哈罗”？

“特蕾茜……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亲爱的。”

“真没想到有这样的好事，妈妈。”

“希望我没把你吵醒。”

“没有，我在看书呢，刚准备去睡。我和查尔斯本想出去吃晚饭的，可天气太糟了。这儿雪下得好大，你那儿怎么样？”

上帝啊，我们竟谈起天气来了，多丽丝·惠特尼想，我有多少话要跟她说啊，可又不能不说。

“妈妈？你在听吗？”

多丽丝·惠特尼凝视着窗外。“这儿在下雨。”她心里想，多么象是艾尔弗雷德·希区柯克^①拍的电影。

“是什么声音？”特蕾茜问。

是雷声，多丽丝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竟没有听见。新奥尔良正在下暴雨。气象台曾经预报说：“新奥尔良将继续下雨，气温为华氏六十六度^②，傍晚前将转为雷阵雨。请勿忘携带雨伞。”而她却再也不需要雨伞了。

“这儿在打雷，特蕾茜，”她竭力使自己的声调显得愉快，“跟我说说费城的事吧。”

“我觉得自己就象童话里的公主，妈妈。”特蕾茜说，“我决不相信有人会象我这样快乐，明天晚上我要去见查尔斯的父母了。”她好象要发布新闻似的压低了嗓门，“栗树山的斯坦厄普家，”她叹了口气，“这家人很古板，我怕得要命。”

“别担心，他们会喜欢你的，亲爱的。”

“查尔斯也说没关系。他爱我，而我崇拜他。真巴不得你能早点见到他，他妙极啦。”

“这我相信。”她将永远也见不到查尔斯了，永远也不能把外孙抱在膝上了。不，我不能想这些。“宝贝，他知道能有你是多么幸运吗？”

“我一直跟他这么说，”特蕾茜笑了，“我的事谈够啦，说说你那儿的情况吧。你身体好吗？”

“你非常健康，”这是拉什大夫告诉她的，“你可以活到一百岁。”命运的嘲弄呵。“我觉得好极了。”

“有男朋友了吗？”特蕾茜逗笑道。

① 美国好莱坞的著名导演，被誉为“悬念大师”。

② 合摄氏 18.88 度。

自从特蕾茜的父亲五年前去世后，尽管特蕾茜一再怂恿，多丽丝·惠特尼压根就没考虑过和别的男人外出。

“没有男朋友。”她换了话题，“你的工作怎么样了？还是那样满意吗？”

“我喜欢它。查尔斯也不反对我结婚后继续工作。”

“这太好了，宝贝。他好象是个通情达理的男人。”

“是的，你也会给自己找一个的。”

一声响亮的霹雳，象是后台的提示：时间到了，再也没什么要说的了，除了最后的告别。“再见，我亲爱的。”她小心地使自己的声音保持镇定。

“举行婚礼时再见，妈妈。等我和查尔斯一定下日期就打电话给你。”

“好的，”毕竟还是有最后的一句话要说，“我爱你，非常爱你，特蕾茜。”接着，多丽丝·惠特尼小心地挂上了电话。

她拿起那枝枪。干这种事只有一种方式，快一点。她举起枪对着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二

费城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早上八点。

特蕾茜·惠特尼出了公寓楼的门厅，走进灰蒙蒙的冻雨中。无偏无私的雨点落在市场街上那些由穿制服的司机驾驶的锃亮的大型轿车上，也落在费城北区贫民窟里蜷缩在一起的、钉上了木板的废弃的房子上。轿车被雨洗得干干净净，而那些房子前面高高堆积的垃圾却被浇得一塌糊涂。特蕾茜·惠特尼是去上班的，她步履轻快地沿着栗树街往银行走去，要

不是在路上走，她就会忍不住放声歌唱了。她穿着鲜黄色的雨衣和雨靴，一顶黄色的雨帽勉强能罩住她那头发亮的栗色秀发。她二十五岁，有一张聪明可爱的脸庞。她的嘴唇饱满而性感，闪烁的眼睛能从柔和的苔绿色变为深沉的绿玉色。她的身材苗条而健美，脸色能随着她的生气、疲倦或兴奋而从晶莹雪白一直变到深玫瑰色。她母亲曾经对她说：“说实话，孩子，有时我都认不出你啦，你什么模样都变得出来！”

现在，当特蕾茜沿街走过的时候，人们都回过头来向她微笑，羡慕她脸上洋溢着幸福，她也报之以微笑。

不管是谁，能得到这份幸福都有点过分了，特蕾茜·惠特尼心想，我将要和我爱的人结婚，给他生孩子。一个人还能要求什么呢？

特蕾茜走近银行时，瞥了一眼手表。八点二十分，费城诚信银行的大门要再过十分钟才向它的雇员们打开。但银行的高级副总裁、负责国际部的克拉伦斯·德斯蒙德已经关闭了外面的警报系统，打开了那扇门。特蕾茜喜欢看早晨的这种仪式。她站在雨里，看着德斯蒙德走进银行，又随手锁上门。

全世界的银行都有一套神秘的安全措施，费城诚信银行也不例外。除了每周变更的安全暗号外，这种程序是从不改变的。这个星期的安全暗号是一架半垂的软百叶帘，它告诉等在外面的雇员们，里面正在进行搜索，以确保没有等待劫夺银行工作人员作人质的盗贼隐藏在内。克拉伦斯·德斯蒙德正在检查厕所、贮藏室、地下室以及其他安全保管区域。只有在他认为放心之后，那架软百叶帘才会打开，表明一切正常。

第一位被允许进入的雇员一直是高级会计。他总是站在警报器旁边，等到其他工作人员入内后就锁上门。

八点半刚到，特蕾茜·惠特尼就和同事们一起走进了装

饰华美的门厅。她脱下雨衣、雨帽和雨靴，一边怀着隐秘的喜悦听着旁人抱怨糟糕的天气。

“该死的风把我的伞刮跑了，”有人在发牢骚，“我淋得精湿。”

“我看见市场街上有两只鸭子在游水。”出纳主任开玩笑说。

“气象预报说还得下一个星期雨，我要是在佛罗里达就好啦。”

特蕾茜微笑着开始工作。她主管电汇部。直到不久前，把钱从一家银行汇到另一家银行，从一个国家汇到另一个国家还是件费时费力的工作，需要填许多复杂的单据表格，还得依赖国际国内的邮政系统。计算机出现后，情况有了极大的变化，巨额的钱可以在瞬间转帐。特蕾茜的工作就是通过计算机把前一夜的转帐金额提出来并汇入其他银行。所有这些交易都是通过密码进行的。密码定期更换，以防止有人冒用。每天有数百万的钱经过特蕾茜之手。这是一项令人消魂的工作，全球的商业活动就是由此维系的。直到查尔斯·斯坦厄普进入特蕾茜的生活之前，银行工作一直是她最兴奋的事。费城诚信银行的国际金融业务繁多，特蕾茜吃午饭时总要和同事们讨论每天上午的工作，这种谈话的气氛是十分热烈的。

总会计师德博拉宣布：“我们刚刚谈成了一笔上亿元的联合贷款，放给土耳其……”

副总裁的秘书梅·特伦顿用机密的口吻说：“上午的董事会上，他们决定加入属于秘鲁的新金融机构，头一笔费用就在五百万美元以上……”

银行里的顽固派乔恩·克莱顿接上去说：“我听说我们要

加入以五千万美元援救墨西哥人的计划。那些非法入境的家伙其实一分钱也不值……”

“真有趣，”特蕾茜沉思地说，“那些攻击美国财迷心窍的国家总是头一个向我们乞求贷款。”

这正是她头一次跟查尔斯争论的话题。

特蕾茜是在一次经济座谈会上认识查尔斯的。查尔斯是这次会议的特邀演讲人。他经营着他曾祖父创办的投资公司，这家公司同特蕾茜工作的银行有大量生意往来。查尔斯演讲完毕后，特蕾茜登台发言，不同意他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向西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大量借贷后的偿付能力的分析。查尔斯开头觉得好笑，接着却被眼前这位美貌女郎充满激情的辩论吸引住了。当他们在那家古老的布克拜德饭店吃晚饭时，两个人的争论仍在继续。

开始时特蕾茜对查尔斯·斯坦厄普第三并没有什么印象，哪怕在她知道了他就是费城妇女追逐的目标之后也是如此。查尔斯三十五岁，是费城最古老的家族中一位富有和成功的成员。他身高五英尺十英寸，沙色的头发已经开始稀疏，褐色的眼睛，一副认真的、学究气的神态。特蕾茜想，他准是那种讨厌的有钱人。

查尔斯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从桌子对面探过身子说：“我父亲一直认为医院把他的孩子掉包了。”

“什么？”

“我不象他。我恰恰认为金钱不是人生的目标和一切。不过，请你千万别把这句话告诉我父亲。”

他的坦率很有魅力，特蕾茜觉得自己对他有了好感。她想，如果跟他这样的人——一名世家子弟结婚，不知会怎样？

特蕾茜的父亲花了大半辈子才搞起了一项斯坦厄普家根本瞧不上眼的小产业。斯坦厄普家和惠特尼家是永远也无法联成一体，特蕾茜想，就象油和水。斯坦厄普家是油。我还象个傻瓜似的在瞎想些什么？真不害臊。一个男人请我出来吃晚饭，我却想决定要不要跟他结婚。也许我们以后再也见不着了呢。

查尔斯正好在说：“我希望你明天有空去吃晚饭……”

费城简直是一个要什么有什么的魔盒，令人眼花缭乱。每到星期六晚上，特蕾茜和查尔斯就去看芭蕾舞或出席里卡多·缪蒂指挥的费城交响乐团音乐会；其余的时间则去逛新市场和协会山地区的那些不同寻常的商店。他们在吉诺饭店的露天餐桌上吃干酪牛排，在费城最时髦的饭店之一——皇家餐厅吃晚饭。他们在主楼广场购物，在费城美术馆和罗丹博物馆漫步。

特蕾茜在雕像“思想者”前站住了。她瞟了一眼查尔斯，咧开嘴笑道：“那是你！”

查尔斯对体育活动不怎么感兴趣，但特蕾茜却热衷于此。所以每到星期天早晨，她总要沿西河车道跑步，或在斯古吉尔河旁散步。她参加了一个每周六下午活动的太极拳训练班，练一小时拳后，筋疲力尽却又心情振奋地到查尔斯的公寓去赴约。他是个善于品味的厨子，喜欢准备一些绝妙的食品，诸如摩洛哥的“比斯台拉”和中国北方的“狗不理”包子，还有为特蕾茜和他自己预备的柠檬雏火鸡。

特蕾茜从没见过象查尔斯那样拘于小节的人。有一次，她赴约定的晚餐时迟到了十五分钟，他就生气了，弄得那天晚上她很扫兴。打这以后，她发誓对他一定要准时。

特蕾茜没有多少性经验，但在她看来查尔斯好象一辈子

都只能用同样的方式做爱：那样谨慎，那样循规蹈矩。有一次，特蕾茜想更大胆些，打破向来的惯例，结果把查尔斯吓了一大跳。她不由得暗暗纳闷，自己是不是有点性欲亢进。

特蕾茜没有想到会怀孕，当这事发生后，她觉得很为难。查尔斯没有提过结婚的事，她不想让他觉得是为了孩子而不得不结婚。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受得了堕胎，但要作出另一种选择也是同样痛苦的。她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抚养一个孩子吗？再说，那样做对孩子公平吗？

一天晚饭后，她决定向查尔斯透露这件事。她本来在自己的公寓里做了一道什锦砂锅，可由于紧张，她把菜烧糊了。当她把烧焦的肉和青豆放在他面前时，竟忘记了事先仔细准备的说辞，一下子冲口而出：“真对不起，查尔斯，我——怀孕了。”

一阵长长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正当特蕾茜准备打破这沉默时，查尔斯开口了：“当然，我们要结婚。”

特蕾茜的心中顿时充满了无比的轻松感。“我不想让你觉得我——你知道，你不必非得和我结婚不可。”

他举起一只手制止她，“我要跟你结婚，特蕾茜，你会成为一位最好的妻子。”他慢吞吞地又加上一句，“当然，我的父母会小小地吃了一惊。”他微笑着吻了她。

特蕾茜立刻问：“他们干嘛要吃惊？”

查尔斯叹了口气。“亲爱的，恐怕你还不十分了解你即将投身的环境。斯坦厄普家族总是和——请别介意，我是用引号的——‘自己人’结婚。费城的豪门嘛。”

“并且已经给你选好了妻子吧。”特蕾茜猜道。

查尔斯把她抱在怀里，“那根本没关系，重要的是我选中了谁。下星期五我们去跟爸爸妈妈一块儿吃晚饭吧，你也该

见见他们了。”

八点五十五分，特蕾茜发现银行里的声音有点不一样了，工作人员说话和走路的速度都开始加快了。再过五分钟，银行就要开门，一切都必须准备好。透过前门的玻璃窗，特蕾茜看到已经有顾客在冷雨中的人行道上排起了队。

沿通道一字排开的六张条桌上放着一些金属匣，特蕾茜看见银行警卫把空白的存款、取款单放进去。老顾客们的存款单下部都有一个磁性密码，每次存款时计算机就会自动将它存入符合的户头。但也常有一些顾客进来时没有自己的存款单，那就得填写空白的存款单了。

警卫瞥了一眼墙上的钟，当时针指向九点时，他走到门前，一本正经地打开了门锁。

银行的一天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特蕾茜一直在计算机上忙碌，其他什么事都不能想了。每一笔电汇都得核对两次，以保证密码不出差错。每当一笔款项要提出时， she 就把账号、金额和汇划银行名称输入计算机。每个银行都有自己的密码帐号，它们都储存在一本囊括了世界上全部主要银行的密码本内。

上午的时光过得飞快，特蕾茜准备利用午餐时间去烫发，她已经跟拉里·斯特拉·博特定好了。他要价很高，可是值得，因为她想让查尔斯的父母看到自己的最佳模样。“我一定得让他们喜欢我，我才不管他们为他选中的是谁呢，”特蕾茜想，“谁也不能象我那样使查尔斯幸福。”

一点钟，正在特蕾茜穿雨衣的时候，克拉伦斯·德斯蒙德把她召进他的办公室。德斯蒙德是个典型的高级管理人员，如果银行要做电视广告的话，他将是理想的发言人。他穿

戴不赶时髦，显得稳重、老派而又威严，给人以值得信赖的感觉。

“请坐，特蕾茜。”他说，他一向是很为自己能记得每一个雇员的名字而自豪的。“天气糟透了，是吗？”

“是啊。”

“啊，可人们还得跟银行打交道。”德斯蒙德的寒暄语已经用完了，他往办公桌前凑了凑，“我听说你已经跟查尔斯·斯坦厄普订婚了。”

特蕾茜吃了一惊。“我们还没宣布呢，怎么——”

德斯蒙德微笑了。“斯坦厄普家族的一切都是新闻，我非常为你高兴。我相信你会回来跟我们一块工作的，当然，得过了蜜月。我们不愿失去你，你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一位工作人员啊。”

“我跟查尔斯已经商量过了，我们都认为我工作会更快活些。”

德斯蒙德满意地微笑了。斯坦厄普父子公司是金融界最有影响的投资公司之一，如果他能为自己的银行争取到他们的全部存款，那可是件大好事。他靠回到椅背上说：“特蕾茜，等你度完蜜月回来，你将会高升，薪金也要增加。”

“噢，谢谢，这太妙啦！”她知道，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事实了。她感到一阵自豪，真想快些告诉查尔斯。特蕾茜觉得，好象众神都在齐心协力，竭尽所能地要将她淹没在幸福之中。

老查尔斯·斯坦厄普夫妇住在瑞顿豪斯广场的一座引人注目的古老大厦中。特蕾茜过去常常经过这座城标式的建筑。“而现在，它就要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啦。”她想。

她十分紧张，烫好的漂亮发式已经被潮湿的空气弄坏了。

她一连换了四次衣服。她是该穿得朴素些还是正式些？她有一件伊芙·圣劳伦特式的衣服，是她省吃俭用在沃娜梅克商店买的。“要是我穿上它，他们会认为我太奢华了。可话说回来，要是我穿上一件在‘邮角’商店买的现成货，他们又会觉得自己的儿子降低了身份。”特蕾茜想。她终于拿定了主意：穿上一条朴素的灰色羊毛裙和一件白色的丝上衣，再戴上一条精巧的金项链，那是母亲送给她的圣诞礼物。

一名穿制服的男管家拉开了大门。“晚上好，惠特尼小姐。”管家知道我的名字，这是个好兆头还是坏兆头？“我为你拿着外衣好吗？”她身上的水珠滴在昂贵的波斯地毯上。

他领着她穿过足有银行两倍宽的大理石走廊。特蕾茜惊慌地想，“噢，上帝，我打扮得太不合时宜了！要是穿上那件伊芙·圣劳伦特式衣服就好啦。”当她拐入图书室时，她觉得连袜裤的踝节处突然松了，而正是这时她发现查尔斯的父母就在对面。

老查尔斯·斯坦厄普六十多岁，相貌严峻；看上去是个有成就的人。再过三十年，他的儿子也准会变成这个模样。他有着象查尔斯一样的褐色眼睛，坚定的下巴，头上是一圈白发。特蕾茜立刻就喜欢上他了，他一定是未来孩子的好祖父。

查尔斯母亲的相貌也与众不同。她稍微有点矮胖，但还是有一种高贵的气派。“她好象很稳重可靠，”特蕾茜想，“她会成为一个慈祥的祖母的。”

斯坦厄普太太伸出一只手。“亲爱的，你到这儿来太好了。我们已经请查尔斯允许我们同你单独谈几分钟，你不会介意吧？”

“她当然不会，”查尔斯的父亲说，“坐吧……特蕾茜，没错吧？”

“没有，先生。”

他们俩在她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了。我怎么觉得好象要受审讯似的？特蕾茜好象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宝贝，上帝决不会把你接受不了的东西抛给你，一步步上去，接过来就是了。

特蕾茜的第一步是微微一笑，但觉得很不对劲，因为就在这时她觉得自己的连袜裤一直滑到膝盖了，她竭力想用双手把它遮盖过去。

“这么说，你跟查尔斯想要结婚了。”斯坦厄普先生的声调是坦率的。

“想要”这个词儿使特蕾茜觉得不安。查尔斯肯定已经跟家里说过，他们将要结婚。

“是的。”特蕾茜说。

“你和查尔斯认识没多久吧，嗯？”斯坦厄普太太问。

特蕾茜强忍住心中的不满。没错，这是一次审讯。

“长久得足够使我们相爱了。斯坦厄普太太。”

“爱？”斯坦厄普先生喃喃地说。

斯坦厄普太太说：“坦率地说，惠特尼小姐，查尔斯的新闻让他父亲和我有些吃惊，”她克制地微笑了一下，“不用说，查尔斯已经跟你谈起过夏洛特了？”她看了看特蕾茜的表情，“明白啦，嗯，夏洛特和他是一块儿长大的，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密切，而且——这个，说实话，大家都指望他们今年能宣布订婚。”

用不着别人给她描绘夏洛特的一切，她能够想象得出来：邻居，富有，有跟查尔斯一样的社会地位，一直在最好的学校念书，爱好骑马并得过冠军。

“让我们谈谈你的家庭吧。”斯坦厄普先生建议。

我的天哪，这完全是晚间电影里的那一套嘛，特蕾茜忿忿地想。我扮演丽塔·海沃思，头一次去见克雷·格兰特的父

母。我得喝点什么，在那种老片子里男管家总是端着饮料来解围的。

“亲爱的，你是在哪儿出生的？”斯坦厄普太太问。

“在路易斯安那，我父亲是个机修工。”本来没必要加上这句话的，可特蕾茜实在忍不住了，让他们见鬼去吧，她为自己的父亲而骄傲。”

“机修工？”

“对。他在新奥尔良开了一家小工厂，后来经营成了一家相当大的制造公司。我父亲在五年前死去了，母亲接过了这家公司。”

“这家——呃——公司造什么？”

“排气管，还有其他零件。”

斯坦厄普夫妇交换了一下眼色，齐声说：“明白啦。”

他们的声调使得特蕾茜有些紧张。不知道我要花多长时间才会喜欢他们，她暗暗问自己。她直视着对面这两张冷漠无情的脸，由于恐慌而开始傻乎乎地乱说起来：“你非常象我的母亲，她聪明漂亮，很有魅力。她是南方人，个子很小，当然，跟你差不多高，斯坦厄普太太——”特蕾茜的声音越来越轻，被敌意的沉默压下去了。她又轻轻地傻笑了几声，也在斯坦厄普先生的凝视下止住了。

斯坦厄普先生面无表情地说：“查尔斯告诉我们，你怀孕了。”

噢，特蕾茜真希望他没说过！他们那种责难的神情是明摆着的，好象是说他们的儿子因为出了这种事，实在没办法了。他们要迫使她感到耻辱。“现在我知道该怎么打扮啦，”特蕾茜想，“戴上一个红 A 字^①。”

^① 美国在殖民地时期用红 A 字来标记犯了通奸罪的人。

“我不明白如今怎么——”斯坦厄普太太开口了，但她没能说完这句话，因为查尔斯正在这时候进了房间，特蕾茜这辈子见到谁也没这么高兴过。

“嘿，”查尔斯微笑着说，“你们谈得怎么样啦？”

特蕾茜跳起来扑入了他的怀抱，“很好，亲爱的。”她紧紧地抱着他，心里想，谢天谢地，查尔斯不象他的父母，他永远也不会象这两个心眼狭窄、冷酷、势利的小人。

有人谨慎地咳嗽了一声，是端着饮料托盘的仆人站在他们身后，特蕾茜心里想，接下去就会一切顺利啦，这部电影将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晚餐是非常出色的，但特蕾茜由于心情太紧张而没吃好。他们谈了银行事务、政治和世界上的贫穷国家。谈话是不带感情和彬彬有礼的，谁也没有直通通地说：“你拐骗了我们的儿子。”特蕾茜想，平心而论，他们完全有权利关心他们的儿子跟什么人结婚。总有一天查尔斯要接过那家公司，他能否找到一个合适的妻子是很重要的。特蕾茜暗暗发誓，他会找到的。

查尔斯轻轻地握住她在餐桌下拧着餐巾的手。微笑着眨了一下眼睛，特蕾茜不由得心旌荡漾了。

“我和特蕾茜希望结婚的规模小一些，”查尔斯说，“然后——”

“胡说，”斯坦厄普太太打断了他，“咱们家从来没有小型婚礼，来参加你们婚礼的朋友会有好多呢。”她打量着特蕾茜的身材，“也许我们应该马上把婚礼请柬发出去。”她又想了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同意，当然同意。”婚礼本来就会有的，特蕾茜想，我刚才干嘛要怀疑呢？